



常忆童年饺子香

□ 李剑

春节前后，三天两头地吃饺子，各种馅儿调法繁多，荤素搭配味道鲜美，手工擀的饺子皮厚薄均匀，每每端起饺子，总会想起童年时吃饺子的情景，那味道恰似淡淡的乡愁掠过心头。

我四五岁的时候，跟着奶奶在鲁东南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时生活水平低，庄稼人家平时一般是吃不上饺子的，偶尔吃上一顿，也多是白菜豆腐等素馅的，饺子皮多是荞麦、地瓜等粗面。只有逢年过节，和面时才会掺上一些精面。记得吃饺子的时候，大人们都习惯用煎饼包着水饺，这样饺子既当菜又当饭，为的就是省下几个饺子给家里的老人孩子吃。

婶子是“全国三八红旗手”，时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所以县、乡派驻的各类长、短期工作组经常在我们家落脚。童年时我的口福，特别是能经常吃上饺子，多得益于这些驻村干部的关心疼爱。

记得有一年县里又派驻工作组到我们村驻点，他们就住在我家隔壁的管理区大院子里。组长是一位戴着花镜、慈眉善目的爷爷，另外还有三位年轻些的组员。因为要进行一年的宣讲教育活动，所以村里还专门配了一个帮厨负责做饭。

工作组人员都是“公家人”，还有伙食补贴，可以经常添些荤腥改善生活。不谙世事又爱热闹的我经常到工作组的住处玩耍。那时的我留着“小锅铲”，和众多农村的

男孩子一样，平时都喜欢光着屁股在村里追逐打闹，像年画上的胖娃娃，模样挺讨人喜欢。有我们这帮顽童淘气折腾，也给工作组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慢慢熟悉后，工作组做了好吃的饭菜，有时会隔墙吆喝一声我的乳名，听到喊声，我多会屁颠屁颠地跑过去混吃混喝。当然这也是看在婶子这个支部书记的面子上，其他小朋友是没有这个待遇的。每次吃饭，那个年龄小、个子大的郭叔叔还喜欢把我抱在怀里夹菜给我吃。记得管理区书记姓贾，是个黑大个，脸上还有几粒麻坑，面相有些刻板，对我也不太友好。有次我淘气打碎了一只茶杯，还被她一顿训斥吓得够呛。他在的时候，我一般是不会过去玩的，多是趴在门缝往里瞅瞅，然后转身就跑。工作组的叔叔们闲暇的时候，也会给我讲故事，教我数数、识字。

奶奶心疼我，每次快到饭点了，总是先找借口到隔壁伙房“侦察”一下，如果做了可口的饭菜，吃饭的时候就会催促我过去蹭美味。当然，如果黑老贾在，我是不会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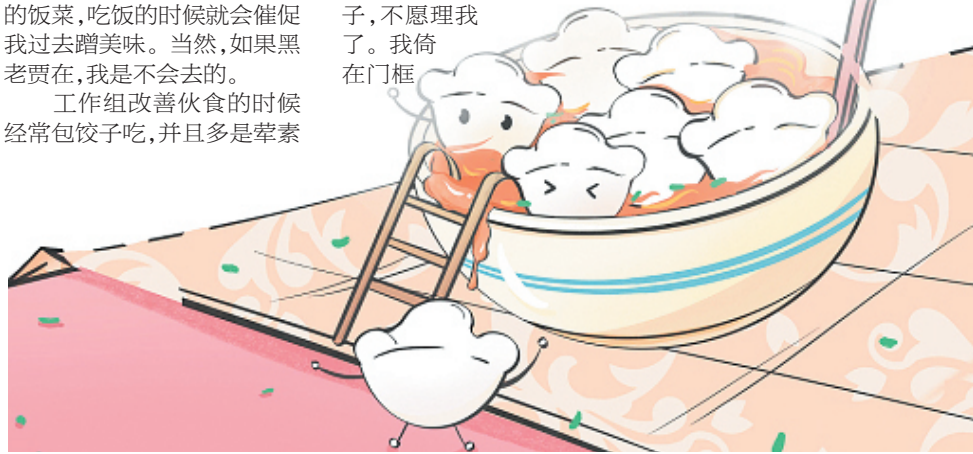
工作组改善伙食的时候经常包饺子吃，并且多是荤素

搭配，皮薄馅多，那咬上一口香到心底的味道，对孩子们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为了吃到饺子，我也学会了变着法儿讨好工作组的叔叔，唱歌、跳舞，甚至模仿小动物的叫声，竭尽所能。

至今我还记得那时大人逗孩子玩的一个游戏叫“打响”，就是大人用手捏着小孩子肚皮上的肉猛地往上一提，“啪”的一声响，还挺清脆，逗得大人小孩都笑得前仰后合。每次吃饺子前，工作组的叔叔们都喜欢捏着我的肚皮“打响”，久而久之我和他们达成了一个默契，就是他们捏着我的肚皮打一个响，就夹一个饺子喂我吃。工作组包饺子时一般本着既吃饱又不剩的原则，有一次饺子临出锅的时候乡里又来了两个干部，眼瞅着不够吃的。可那天我连蹦带跳活动量大，感觉又特别饿，肚子一挺一挺的被大人们打了十个响，肚皮都被捏红了，十个饺子进肚后我还是想吃，这时大人们都自顾吃饺子，不愿理我了。我倚在门框

上，一只手指头抠着嘴，流着“哈喇子”，眼还是盯着盘里的饺子，实在忍不住了，主动往前凑凑，肚皮一挺，怯怯地问平时最爱逗我玩的郭叔叔：“叔……叔，还‘打响’吗？”众人哈哈大笑，“这小子，心眼还不少，看来是还想吃饺子呢！”叔叔看了看我红红的肚皮，没忍心再“打响”，从碗里不多的饺子中又夹起一个，“小馋猫，瓜分我们口粮吧。张大嘴，最后一个哈……”看看碗里所剩无几，知道人家不会再“打响”了，于是我用手背抹抹嘴，挺着圆滚滚的肚皮，一溜烟似的往家跑去，那满嘴的饺子味，好香好香……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吃饺子已成为家常便饭，但是每每端起饺子，我还是不由得想起那年那月光着屁股讨饺子的情景。“打响”留在肚皮上的痕迹仿佛还在，水饺那特有的香味已成为萦绕在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我的峨眉山情结

□ 于新建

在家乡博山，东南方向有一座风景秀美的小山，人们都叫它峨眉山。

20世纪50年代，为了根治山洪对城市的灾害，博山人民常常在峨眉山植树造林，现在木已成林，郁郁葱葱，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记得在我懂事的时候，就生活在这里。山下的龙泉寺，古槐参天，龙泉潺潺。每到夏季，龙泉寺冰凉甘甜的泉水滋养着半个博山城。峨眉山麓，建有淄博市工人文化宫、淄博市第一医院、淄博市工人疗养院三大现代建筑群，文化、医疗、休养等设施一应俱全。老辈人告诉我们，这是山东省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献礼的“重点工程”。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热闹的文化宫极大地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我们这些孩子就是浸润在文化宫里看电影蹭演出的文化氛围里长大的。

记得小时候，我们住在医院后面一排排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平房里。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建设快速发展，大量外来人员涌入，这里很快变成个“大杂院”。叔叔阿姨们

都来自五湖四海，前有来自革命根据地的老军医、老军工人们，后有来自北京、上海、济南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有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医务工作者，更多的是来自本地的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保证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而会聚在一起。

曾记得，医院里接收了一个重病号，手术进行了10多个小时，在家休息的大夫、护士都主动赶来替换，食堂送饭到现场，邻居们主动把工作人员在幼儿园的孩子接回家……不需要领导的督促，全院人“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已成习惯。

曾记得，唐山大地震时转来了一批批伤员，全院上下一起动员，奋力抢救，多少人不顾劳累辛苦，昼夜奋斗在第一线，直到所有的伤员治愈出院。

曾记得，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困难，院里多次组织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与农民交朋友，帮助他们根治常见病、多发病，改善了那里的医疗条件。看到农村的贫困现状，大家都主动捐衣捐物，送温暖到各家各户。

曾记得，茶余饭后长辈们休息聊天的时候，谈论的话题也总是分析疑难杂症、研究解除病人痛苦的良方。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骨髓……

我们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浸染长大，倾听着东西南北的各方言，感受着先进文化思想的教育，叹服着他们救死扶伤的精湛技艺，吮吸着这片土地上的精神营养。久而久之，我们也完全融入了这个氛围。繁忙时，我们会穿梭在门诊楼里帮忙送病历，在药房里帮忙数药片，在供应室里帮忙叠纱布、做棉棒、撮棉球……俨然，我们已“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虽然，孩童时有一时贪玩的惰性厌倦，也有顽皮放任的野性发挥，但是，只要讲到“这是工作”，就会像战士听到了命令一样，认真做好应该做的每一件事，而且还要精益求精。

时光悄悄地流逝，我们在风雨中默默地长大。当我们也为人父母的时候，当我们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时候，蓦然回首，我们已经变成了父辈们那样的人。不是吗？在

我们中间，一大批“发小”活跃在祖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他们从事着各种职业，奋斗在各个岗位上，拥有着和父辈们一样的那种认真、执着和奉献精神。无论命运把我们抛在哪里，我们就在那里发光发热。即使是在一些最普通的岗位上，依然会像父辈们那样兢兢业业，为社会的发展出一份力。父辈的形象在我们心中就像峨眉山上的文笔峰，虽然不那么高大，但却巍峨挺立。因为在这里，他们用奋斗放飞了他们的青春时光，实现了对理想的追求。

虽然我们多数不在这里出生，但我们却是在峨眉山脚下长大，这里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博山的山山水水养育了我们，博山早已是烙在我们心底里的第二故乡。尽管有时候，我们会抱怨一些不尽如人意，或者怕别人讥笑我们浓重的博山乡音，但我们已经深深地爱上“峨眉山”，这片热土已经与我们的生命融为一体。在这里，我们也像父辈那样，将生命的最好年华，奉献给了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我们深深地眷恋着这一片热土！

节日情怀

□ 卞奎

一
红红的中国结
红红的大灯笼
在河畔
在街道两旁
辉映闪动

好一似团团火
灼红了天际
融化了人们的心

天增岁月之际
图的是个喜庆
图的是个好兆头

同心结在舞
红灯笼在舞
卷动春潮
昭示好前景

中国红 火热的弦歌
编织起 年年的幸福

二
是时候了
点燃起
团聚的烛火
大家围坐畅饮

那白酒土烧
甘烈浓香
那红酒啤酒
美似琼浆

香醇的流体
灼热的性格

酒杯高举
开心愉悦
豪饮凝聚亲情
不醉不归呢

三
守望星星
守望一颗颗
银亮的星斗
就是守望一段段岁月

我从哪里来
又要到哪里去
星星会告诉我

不管是大海
还是瀚海
都会有星光的闪烁

生命的擘画
撩拨着首首歌谣

我们守望星星
就是守望流年
心中装着愿景
深信明天终要来临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请发邮箱：lzcblk@126.com。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请勿登门投稿，谢绝一稿多投。